

一条河的时间书

李少岩

那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在吕家坪镇，遇见沈从文《长河》中的锦江河。

换作平时，与一条河的相遇，我起初的印象，总是停留在浅显层面。很多时候，我的匆匆来去，有点浮光掠影的意味。细想，人这一生，会与许多江河劈面相逢，印象深刻能有几许？与锦江河的会晤，我的解读是多维的，宽泛的。此刻，在吕家坪镇临河码头，我持久地伫立，眼前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河，因为沈从文《长河》的细腻文字，注定不再是一条简单柔美的河流。

一波，一波，清澈的河水轻柔地拍打码头，零零碎碎，溅起一串串俏皮的水花。一波未尽，又一波浪花来袭。顷刻间，原本溷浊的水印，被下一波浪花所涵盖。水能洗去一切，岁月，尘埃，乃至世间物事。河流是大地的经络，纵横交错，默默无闻地供养万物。想象每一条河，从它诞生那一刻起，都在向往自己的远方，如同一个志存高远的人，远方总是他执着不变的精神指向。

时光回溯。上世纪30年代，风华正茂的沈从文，从故乡凤凰县一路跋山涉水，行至水汽氤氲的吕家坪镇，这里的山，这里的水，以及淳朴善良的苗家人，一度让沈从文疲惫的心得以安顿。在吕家坪镇短暂居住，从喧闹的码头出发，搭乘声名远播的麻阳船，由沅江汇入长江，一路北上，开启他漫长的从军模式。

一艘老船泊在锦江河岸，如一位垂暮、低沉的老人。在河之上，老船的表情呆滞，目光深邃，一派寂寥的神态。世间万象，繁华落尽，终归于沉寂。我想，老船一定在静谧地反刍，那些曾经有过的激情岁月。船与河，河与船，互为交集，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语境。试想，让一艘船远离河流，还有存在的意义？一条大河，如果没有船的点缀，哪有自然、灵动的气象？经历太多风雨，老船的帆布已经千疮百孔，神色黯然，那架势，再也经不起风雨摧折。一杆锈迹斑斑的铁锚，颓然卧在船头，与老船浑然一体，相依相守。唯有那根饱经沧桑的桅杆，直插云霄，接近岁月的天空。

时间似一条奔流向前的河，每道人生码头演绎不同的剧情。多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在京任职的沈从文回到家乡凤凰，回首往事，当他再一次来到吕家坪镇，故地重游，弥望浩荡而来的锦江河，禁不住思绪万千，文思泉涌。先生在吕家坪镇一栋吊脚楼栖居一年时间，以这里的人物、物产、村寨、风俗人情，创作了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长河》。后来他在《长河·题记》里说，《长河》其实是“用长河流域一个小小码头吕家坪镇作背景”来创作的。《长河》其中一个章节标题就是《吕家坪的人和事》，足见吕家坪镇在沈从文心中的位置，举足轻重。

重读经典，很大程度说，就是穿越时间的长河，重温大师笔下的往昔岁月，焕发我们更为广阔的想象力、创造力。阅读沈从文的湘西散记系列，我们不难发现，先生曾在

书中多次写过麻阳船，以及漾在锦江河上空的行船号子。

立时，在我脑海浮现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一艘满载货物的麻阳船，似一片巨大的树叶，漂在锦江河上，两岸青山，葱郁如盖，一位船工手持竹篙立在船头，他裸露的脊背，黑里透红，在炎炎烈日下呈现古铜的基色。船工敏锐地观察远处的江面，在他宽阔的胸襟里，不仅掩藏给予远方的期许，也蓄满对于家里妻儿老小的眷恋。自古人生有三苦：行船，打铁，磨豆腐。行在水上的江湖汉子，走南闯北，不仅咽得了日常的苦辣酸甜，还能容得下命途的万水千山。

一腔嘹亮的号子奔涌而出，粗犷，高亢，荡在湍流江面上，挥之不去。

晓风清新，天高云淡，我们一行人坐在老船上聊着长河。我向老船工刘本勤探问长河号子，为了满足我的猎奇，年近古稀的老船工欣然应允，他沉思片刻，即兴吼起一曲长河号子，那气势，恢宏，激昂，抑扬顿挫，千回百转，聆听完一曲，令人荡气回肠。刘本勤解释道，长河号子主要分布于沅江、长江流域，它有约定俗成的基调，却没有固定内容，通常是船工在行船中看见什么，想到什么，就无所顾忌吼出来，形式不拘一格，语言通俗易懂。村庄，河床，青山，田地，村姑，险滩，都是船工们临场发挥的题材，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民族色彩。

秋阳下的吕家坪镇，祥和而宁静。走进逶迤的巷道，我想象的青石板、两旁木质吊脚楼已不复存在。我的心海泛起一波巨大的落差。很显然，我到吕家坪镇，是来寻找沈从文的足迹。两侧参差不齐的钢筋丛林，不时在我心里投下暗淡的影子。同行的刘本勤是本镇居民，在巷子里开了一家工艺美术装潢店，他不无惋惜地告诉我，明清以来，这里原本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屋连屋，檐接檐，即便多雨季节，你从镇上走过，也不会湿脚。上世纪90年代，一场滔天洪水将镇上的木楼席卷一空，遍地狼藉，惨不忍睹。令人称奇的是，在古镇一隅，当年沈从文栖居的那栋木楼，经历那场洪流的肆虐，安然无恙地留存于此。命理天象，谁解其意，世间诸多物事，有多少能够揣摩明白？

循着一条崎岖小径，我们来到一栋陈旧の木楼前。举目仰视，门楣上悬挂一块字迹斑驳的牌匾：沈从文旧居。年长日久，木楼已经颓败，清寂，寥落，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夹在两侧高楼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不禁臆想，这是先生创作《长河》的栖居地？这么低矮狭小的空间，青灯黄卷，墨香氤氲，有多少爱恨情仇的故事在此酝酿、跃然纸上？

我欲进屋拜谒，门扣挂着的锈锁，将我拒之门外。我恍然醒悟，先生仙游去了。我纵然进屋搜寻，再也找不到先生的一腔文脉。而我记住了这栋木楼，这个偏远的湘西小镇。

吕家坪镇在湖南麻阳县，沈从文与吕家坪之间的趣闻轶事，写进泛黄的时间书。每一次打开，文气缭绕，一幅淡雅隽永的湘西人文画卷，扑面而来。

心灵上那一湾碧水

新人推介

刘志宇，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高级教师，雨湖区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会员，从事农村教学工作40年，热爱文学和写作，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外无时不透露出通过辛勤劳动收获丰厚回报的幸福感。

这样一个隐居山间的水库，青青的山碧绿的水，充足的负氧离子，区区几千元的承包金，简直是白白地送给他一个聚宝盆，一个天然养生处，我羡慕极了！

“这是你父亲？”正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大门口蹒跚着走进来一个矮矮个子的耄耋老人。

“不是呢，是我妻子的舅舅。”听到老刘的这一说法，我很是诧异。

“舅舅是一个孤寡老人，一直一个人生活在离我们远远的某县的一个农场里。我结婚以后，每次去岳母家，都要去看看他老人家。”本分老实的老刘很平和地叙述着，话里流露出满满的关心。

“每次去，老人家总是可怜巴巴地说着同一句话：‘我要跟你走。’因为有很多困难，没那样方便。直到2001年，我才将舅舅接到了我这里，到我这里以后，舅舅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老人家现在年纪大了，不太记得回家的路了。一晃20多年了，舅舅身体好，只住过几天院。他每个月有政府发的养老补助金，这些钱，我都替他存着。”老刘滔滔不绝地用地地道道的湘乡话述说着这暖心的故事。

老刘一家人就这么一路播种着、收获着、上行着，真好！他们的心底也似乎溢满了能够看着一个个蓬勃的生命日益走向丰美壮阔的骄傲。他们——我们朴实的乡亲，始终坚实地走着，从容着，坚韧着，守望着一颗心灵的一湾碧水，真好！

刘 哲

最早感知红豆，是在王维的诗中。其诗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从此，红豆在我心中，成了爱情的信物。区区一颗细豆，承载着人世间美好的几多情愫。

红豆是个遥远的概念，暗想，它大约是和煲粥的红豆差不多吧，圆圆润润，小巧玲珑，一直无缘一睹红豆芳颜。

今年金秋十月，省作协和省生态环境厅等单位组织作家去汝城县九龙江森林公园采风。在九龙江畔，偶遇一株参天大树，树叶婆娑，枝叶上垂着黑色豆荚一类的东西。同行的九龙江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同志介绍说，这就是红豆树，树龄380年了。掐指一算，此树诞生于明朝末年，历经战乱兵燹，幸亏静矗于蛮荒之野，能够幸存下来，实属不易。

同行的人们一听说是传说中的红豆，霎时砸开了心灵的阵阵涟漪，纷纷驻足观看细究。几位平日矜持有加的女士，竟然越过栏杆，顺着崖壁攀援而下，去河边的平台上捡拾从树枝上脱壳而出的一颗颗红豆。一位女士还悄悄地塞了一颗给我：“回去送给你的心上人吧！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定情信物哦！”我仔细端详平生第一次见到的这颗“尤物”，只见它，晶莹剔透，比平时煲粥的红豆显得略大，泛出亮红光泽，煞是漂亮。

红豆产于南方，结实鲜红浑圆，晶莹如珊瑚，南方人常用以镶嵌饰物。传说古代有一位女子，因丈夫死在边地，哭于树下而死，化为红豆，于是人们又称呼它为“相思子”。古诗文中常用它来关合相思之情。王维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人称其为“诗佛”。他的那首著名的《红豆》诗，传颂千古。同行的

老作家梁瑞郴先生出生于郴州本土，对郴州风物如数家珍。他说，王维唯一的一首借状物抒发爱情的诗歌，和其山水田园诗风格迥异，这首红豆诗十分难得。看来，面对红豆，王维老夫子也是聊发少年狂，“诗佛”居然也言儿女情长，佛心加爱心，忽觉老夫子也是块“夹心糖”，少了些道貌岸然，增了些人间烟火，不觉突兀，反觉更加可爱。

凝视着手中的那一颗红豆，思绪万千。红豆赠与佳人，可它形单影只，既不能用线连成手串，也不适宜做个项链吊坠。最好的归宿，还是让它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我想将它种植在家乡屈原农场的校园，埋在土中，期盼长成参天大树，让千万人凭吊，追古抚今，那该多好。

遥想当年读大学，爱上了一位低年级的女孩。大三那年，我被安排到屈原农场一中实习，和师妹分开三月，如隔三秋。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座机电话也是稀罕物，整个中学就校长室有一台。无以寄托相思之苦，怎么办？一日，百无聊赖，在校园散步，发现路边花坛里，一丛灌木上，花儿盛开，红色的花蕊吐发芳菲，我突发奇想，何不寄给师妹，聊表相思之苦？于是掐下一朵，用信纸折成心形包裹，更不忘学古人，附庸风雅附上诗一首：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花。

用平信寄出后，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一日，邮递员翩然而至。递给我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那朵花原封不动寄回，只是花朵有些萎靡，一张纸上写了一首诗：古人赠红豆，君寄夹竹桃。夹竹桃剧毒，居心何其好！寄予负心人，另折花枝俏。

我一看，傻眼了，这不是分手信吗？自贵，恼恨，不安，笼罩着我的实习生涯。原来，那鲜艳的花，是夹竹桃，有剧毒。怪不得师妹芳颜大怒。唉，好心办了坏事。实习甫一结束，就返校，又是赠礼，又是道歉，好话说了

几天几夜，方才挽回美人芳心。

现在回想起来，要是那时，屈原农场的所在实习中学，能有这么一棵红豆树，该有多好，寄上一百颗红豆，既浪漫，又有情调，关键是还不费钱。难怪古往今来，囊中羞涩的才子，大多赞颂红豆。也是，凭一颗豆子，俘获美人心，性价比还蛮高的。

红豆生南国。其实，即使在江南，红豆亦是难得一见。用来煲粥的红豆倒是很多。同样是红豆，一贵一贱，泾渭分明。试想，如果某君为博红颜一笑，送一把煮粥的红豆给女朋友，女朋友不翻脸才怪。其实，煲粥的红豆，很有实效。红豆粥，具有良好的润肠通便、降血压、降血脂、调节血糖、解毒抗癌、预防结石、健美减肥的作用。认识到红豆粥的功效，有才识的美女，不拒绝才妙。比相思的红豆，更具实用性。美颜，降脂，将心上人养得白白美美的，与心上人同寿，不亦乐乎？呵呵。

汝城产红豆，汝城之幸。红豆择土而生，择水而长，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红豆，这个树种中的贵族，是断难发荣滋长的。隐隐青山之麓，九龙江的沟沟壑壑，有这么一株红豆树，格外显眼，弥足珍贵。红豆生汝城，她亭亭玉立，冠盖成荫，静静地抒写着青山之恋，绿水之恋，自然之恋。

三百年前，这棵红豆树初栽时，正值吴三桂反清叛乱。他北上时途经汝城县，那时汝城还不叫汝城，而叫桂阳县，为了避自己名讳，吴三桂改桂阳县为义昌县。改名不到一年，兵败身死，又恢复桂阳县称谓。不知他在汝城的时候，是否也给爱妾陈圆圆摘红豆相赠没有？铁血男人，住往也有浪漫情怀，我相信，红豆赠与佳人，他应该是做到了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凤冠一豆赠美人，岂不快哉？

红豆幸自出汝城，为谁聊寄相思意？失意时，寓豆为诗，可以疗伤，思君令人老，宽解相思之苦；得意时，煮豆为粥，游子不复返，努力加餐饭。

诗新韵

重器 (九章)

陈惠芳

吊臂

强硬的手臂，一齐举起来，
像举行一场浩大的毕业典礼。
这肯定是军校。
钢铁战士，先学会举重。
抓举，挺举。
高举的手臂落下来，
在山丘和坎坷中抚摸。
那么重，又那么重。
那么轻，又那么轻。

盾构机

庞然大物，横空出世。
我一下子渺小了很多，
从一枚光斑，变成一粒尘。
不用描绘它的立体，
它的平面，足以让我震撼。
如果将它的平面缩小，
缩小到我能够触及的程度，
应该是一只晒干萝卜和干辣椒的簸箕，
或许是一个竖在山脚下的靶子。
但不是。
它和它的立体与平面，
都不能容忍我的轻描淡写。
它是巨无霸。
它是时光隧道的开拓者。
那些被洞穿的历史，
那些被肢解的光阴，
响彻肺腑。

挖掘机

锄头与铲子，

不肯离开，
但劝退了一大半。
挖，不停地挖，
越挖越深，
将天空挖出了一个窟窿。
天高地厚。
朝下，它也不是痒痒挠。

中国动力谷

列车、飞机，
或内心的动力，都源于此。
于此，动中取静，快中求慢，
感悟谷底的幽深。
光速。光年。
一闪而过的青春与智慧，
累积在那里，比时光还耀眼。

芯片

我一直幻想：
芯片是不是像面膜一样薄？
我一直幻想：
芯片是不是类似于留声机唱片？
我一直幻想：
芯片是不是雷同于老母亲纳的鞋底？
如果我不小心将“芯”写成了“蕊”，
那只是我多心了。
灯芯的“芯”，也是芯片的“芯”。
拨一拨，弄一弄，
会亮一些。

水稻博物馆

袁隆平，像我的父亲一样，
出了远门。
人间烟火，五谷杂粮。
那个积善一生的人，
圆寂在稻田里。
镇馆之宝，就在那里，
摸不到，看不见。
是念想。

一剪梅·菊胜麻桑

林目程

瑟瑟秋风雾雨霜。陶令^①诗章，居易^②留芳。小园寂寞傲寒霜。翠秀城乡，屹立松篁。
寿客纤枝飘暗香。赤胆彰彰，铁骨刚强。黄巢妙句宇环狂，神气回肠，菊胜麻桑。

注① 陶令，指东晋陶渊明，在彭泽县当县令，田园诗人。

注② 居易，指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翰林学士、左拾遗，诗作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方式。

马栏山

比千里马还响亮，
这是本事。
这本事叫软实力。
软，是水。
水滴石穿。
软，是鞭。
一日千里。
软，也是丝绸，
是余音绕梁。
马嘶鸣，破长空，
成了轻音乐。

超算中心

不用计算，
就凭这些厚重的柜子压阵，
足以让我失算。
加減乘除的年代，
我绞尽脑汁，也只考了个本科，
也只是纸面上的嫦娥奔月。
深海。深陆。深空。
海陆空的足迹，
清晰而模糊，有形而无形。
门外汉进门，
只听见呼吸的数码。

智能机器人

暂时，我不能自称弱智，
以后难说。
我对摆设的智能机器人，
称兄道弟。
这个还没有启动程序的家伙，
手脚冰冷，却相当乖巧。
但有朝一日，
它会步步紧逼，
逼着我和诗，切磋诗艺，
甚至用生造字砸我。

